

辽宁 值得深情书写

# 描绘“乌金之城”抚顺的五光十色

本报记者 赵雪

## 黑色：向地心掘进的史诗

90岁仍笔耕不辍的臧玉仲被称为“矿山老诗人”。40年的矿山生涯凝成《煤海风韵》《煤海长歌诗词集》与历史长篇小说《千金寨》《挖龙脉》。在他的文字里，昔日抚顺处处“机车奔驰，大搞欢腾，煤海涛涌，繁花似锦”。工业纯真的魂魄，沉入了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，化作生命的韧性。

这种韧性，也催生了抚顺矿工群体对文字的热爱。

2016年冬日，矿工后代吕桂芬曾回到龙凤矿，参与口述历史项目的拍摄。当时她带了一本1972年出版的连环画《“伏虎”记》。这部连环画以她父亲吕振刚和“313掘进小组”为原型，由煤矿工人自编自绘，曾在全国引起轰动。吕桂芬引以为傲——那时的矿工们大多热爱文学，歇工间隙，便靠在机器旁，握着小本子写写画画。吴连友就是其中一位。

1968年，矿工吴连友被分配到“313掘进小组”。他平时就喜欢在工作服兜里揣一个小本子，上面常写着一些很短的句子，比如“我把星光，带给煤掌，我把月辉，捐给地心”，或者“矿灯疲倦了，由白变红，我却感到充实，感到兴奋，人间，仅有一个太阳太不够了，我要捧出沉睡在日轮的日轮”。很多年后，已经成为诗人的吴连友道破了昔日这份热情的源头：“他们（工人）为了支援祖国的建设，拼尽全力开采乌金，他们多可爱啊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还有什么人和事比他们更能带给我创作的激情和灵感呢？”

工人就这样以笔为犁，在黑色的工业底色上

雕刻出属于劳动者的精神微光。

20世纪80年代，这份微光终于汇聚成燎原之火——诗歌照亮了这座老工业城市。

新宾满族自治县朝阳林牧场，生产队长王立明时常收到来自远方的稿费汇款单。不久后，他被调入抚顺市群众艺术馆。1984年，在诗人李松涛的奔走下，《琥珀诗报》创刊——据说这本诗刊最初拟定的名字是“滴落的松脂”。

后来，王立明成为这本诗刊的主编。诗人李犁在向记者描述当年的盛景时，眼里依然闪着星星点点的光芒：“那时候，各行各业都有人在写诗，诗人自发结成的诗社犹如星星点灯，散落于城市的各个角落。对诗歌的狂热让很多人像疯子一样，白天到处寻找同类约酒谈诗，酒醒后深夜爬起写作，生命仿佛真的被诗歌照亮了。”

这种扎根煤海与钢炉的文学热情，从未随岁月流转而黯淡。当机器的轰鸣渐渐远去，另一种书写以打捞记忆的姿态，扛起了传承的使命。

大型画册《燃烧——龙凤矿口述历史》作者李延国，特意将采访地点选在了龙凤矿竖井旁。他说：“面对那些沉默的厂房和老工人，不记录就像是一种背叛。他们的青春和汗水，构成了共和国的筋骨，文学有责任让后来者知道光从哪里来。”片刻后，他又补了一句：“但我知道，煤炭总要燃尽，它要散发热量给人温暖。”

即便巷道已经沉寂，那份向下扎根的坚韧，从未熄灭。

## 青白：山水与传说的腹地

的生产风貌与情感世界。

而浑河，是这些故事最古老的听众。它是一道沉思的白色水痕，构成了抚顺人书写乡愁的叙事主轴。

作家姜斌在《浑河夜话》中说，穿城而过的浑河“给抚顺增添了些许气势和灵动”，它是城市的“叙事者”，“沉默地见证了一切，书写抚顺，某种意义上就是解读浑河波澜不惊的水纹里藏着的密码”。作家王开在《众神的河流》中直言：“抚顺是幸运的，一条泛绿透蓝的浑河，宽阔而笃定，像历经磨难越挫越勇的武士，跳脱皮肉之痛，只剩精神在发光。”

2023年，抚顺日报社编撰的图书《浑河两岸》出版。这本书脱胎于2022年8月启动的同名大型融媒体主题采访活动。抚顺日报社社长、总编辑戴英姿、副总编辑孙晓华与记者田旭在接受采访时，都表达了一个相同的观点：浑河作为抚顺的母亲河，承载着全城人的记忆，抚顺地域的根、本、魂，人文的精、气、神，早已与这条河融为一体。

这份精神，也牵引着远行的游子。上海绍兴路有家名为Mephisto的书店。没事的时候赵松总爱来坐坐。桌上的咖啡油脂浓厚，咖啡豆来自遥远的埃塞俄比亚。赵松坦言，其实自己更想念的是家乡那一杯茶水。

1990年，赵松在抚顺参加工作。2003年11月，他离开家乡奔赴上海。

他的短篇小说集《抚顺故事集》写的是“后传说”时代的抚顺，“浑河”“北山”“耐火厂”既装着赵松的个人记忆，也盛着抚顺人的集体过往。他说：“我写的不是那个宏大的、符号化的工业抚顺，而是工业文明沉淀后，普通人身上的那种具体质地。那些坚韧、失落、那种在寻常日子里的挺立，可能才是抚顺的能量在今天的真正燃烧方式。”

赵松用“田园牧歌”来形容上世纪90年代的抚顺，工厂里的人与事给密集的炼油装置都涂上了明亮光泽。谈及此，他的脸上流露出神往。远离故乡多年，他对这座城市的想象力，在以一种方式重新生长，他将这份回忆写作的过程比作“锻造钢铁”，而锻造这钢铁的火，始终燃烧在浑河边的那座小城。

同样被乡愁牵引的，还有作家张浩。12岁时，她随母亲投奔舅舅，住进下哈达村的张家大院。大院门前的古老大道旁，章党河从古流到今，沿大路向东北，距离不远便是淹没在岁月里的萨尔浒古战场。童年的大院记忆成了她魂牵梦萦的乡愁，也是她文学创作的源头。长篇小说《无字》中，她虚构的墨荷满族家族，原型正是抚顺乡村：“到了七月，过了处暑。那时候，青麻似的榛子壳儿，沉郁的残绿里就驳杂、斑斓、沉溺着酒红。”

1985年，张浩重返抚顺二中。她感慨：“27年前，我从这条路走到火车站，坐上火车走了，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”

文字如泉水涌出，青白山水间，满是游子对故土的缱绻，也让这份乡愁成为抚顺城市精神的重要底色。

### 内容提要

抚顺向来难被轻易定义，它色彩丰厚且充满张力——煤都的玄黑、浑河的莹白、高尔山的青黛以及雷锋精神的赤红……它们相互浸润，共同构成抚顺从工业崛起到转型沉淀，再到精神永生的完整生命图谱。

要描摹这座城市，书写者需有一支笔：它既能丈量地心掘进的深度，也能触摸精神世界的星光。

著名摄影师杜可风在自传《漆中之黑》中曾引用这样一句话：“绚烂的事物总来自深渊，但我们无人知晓原因。”黑色，容纳了最冷与最暖的色谱，能将一切色彩推向极致。而这深邃的黑色，也是抚顺“被书写”的起点——河床深处，埋藏着一整个石炭纪的森林，那些轰然倒下的巨木，在时间的重压下化为乌金，成为这座城市最初也是最恒久的地理与精神原点。在文学隐喻中，它是一座“倒置的山”，巍峨与崇高悉数朝向地心。

工业，是抚顺无法磨灭的胎记，也是这座城市的生存基因。作家王开描述：“一座曾号称‘煤都’，生产出共和国的第一桶石油、第一吨铝、第一炉特钢、第一台机械式挖掘机的城市，即使在世界眼中也是雄性的。”

因着工业，抚顺始终保持着向下掘进、负重前行的姿态。作家萧军曾担任抚顺矿务局京剧团顾问。1951年，他完成了长篇小说《五月的矿山》，这是他从延安回到东北后创作的第一部城市题材长篇小说，作品素材来源于他在抚顺矿区的实地考察经历。他写到“虽然雷雨交加，工友们全毫无所惧，竟至裸体搏斗，一面搏斗，一面喊口号唱歌……”作家形容的这种与地心较劲的坚韧，不仅刻在巷道的岩壁上，更融入了城市的文学血脉。

对于书写抚顺的工业，作家们怀有近乎使命的情感。



李松涛

抚顺的色彩，如琥珀般澄澈，层层叠印。最深处，石炭纪森林化作黑色煤层；其上，叠印着钢与火的工业史诗；最上层，是近二三十年转型与乡愁的时代书写。

这份乡愁，藏于抚顺青白色的山水间。杨沛霖在《抚顺赋》中，以“叠嶂如驰”绘群山雄姿，以“雄深雅健”勾勒青山风骨，恰是这抹青白的绝佳注脚。它是远山漫卷的雾岚，是浑河漾开的晨光，更是抚顺山水与人文相融的精神原乡。

抚顺高尔山山巅有一座辽代古塔，诗人张笃德写山势，用了个奇崛的比喻，说像“夹起了尾巴的狗的后臀”，略带揶揄的表达里，透着对故土的亲昵。

这座塔，像是时间钉在空间里的一枚铆钉。仰望它，便能看见那垂直的张力：地下，是曾经奔涌的黑色乌金；山上，是千年不语的古老注视。

比古塔更古老、更深深地嵌入这片土地的是满族先民的灵魂。满族作家解良的小说集《兴京街》，以故乡新宾为底色，将满族的民俗风情、山水乡愁糅进文字，字里行间皆是抚顺青白山水孕育的民族记忆。已年过80的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振华，用一生守护记忆讲《拉扯遇三怪》的山林奇遇，说《黑狗告状》的朴素正义，这些故事鲜活地展现着满族人民



张笃德



王开



臧玉仲



赵松

抚顺的工业，是这座城市最深刻的印记。从煤都的玄黑，到浑河的莹白，再到雷锋精神的赤红，它们相互浸润，共同构成了抚顺从工业崛起，到转型沉淀，再到精神永生的完整生命图谱。

要描摹这座城市，书写者需有一支笔：它既能丈量地心掘进的深度，也能触摸精神世界的星光。

著名摄影师杜可风在自传《漆中之黑》中曾引用这样一句话：“绚烂的事物总来自深渊，但我们无人知晓原因。”黑色，容纳了最冷与最暖的色谱，能将一切色彩推向极致。而这深邃的黑色，也是抚顺“被书写”的起点——河床深处，埋藏着一整个石炭纪的森林，那些轰然倒下的巨木，在时间的重压下化为乌金，成为这座城市最初也是最恒久的地理与精神原点。

工业，是抚顺无法磨灭的胎记，也是这座城市的生存基因。作家王开描述：“一座曾号称‘煤都’，生产出共和国的第一桶石油、第一吨铝、第一炉特钢、第一台机械式挖掘机的城市，即使在世界眼中也是雄性的。”

因着工业，抚顺始终保持着向下掘进、负重前行的姿态。作家萧军曾担任抚顺矿务局京剧团顾问。1951年，他完成了长篇小说《五月的矿山》，这是他从延安回到东北后创作的第一部城市题材长篇小说，作品素材来源于他在抚顺矿区的实地考察经历。他写到“虽然雷雨交加，工友们全毫无所惧，竟至裸体搏斗，一面搏斗，一面喊口号唱歌……”作家形容的这种与地心较劲的坚韧，不仅刻在巷道的岩壁上，更融入了城市的文学血脉。

对于书写抚顺的工业，作家们怀有近乎使命的情感。

著名摄影师杜可风在自传《漆中之黑》中曾引用这样一句话：“绚烂的事物总来自深渊，但我们无人知晓原因。”黑色，容纳了最冷与最暖的色谱，能将一切色彩推向极致。而这深邃的黑色，也是抚顺“被书写”的起点——河床深处，埋藏着一整个石炭纪的森林，那些轰然倒下的巨木，在时间的重压下化为乌金，成为这座城市最初也是最恒久的地理与精神原点。

工业，是抚顺无法磨灭的胎记，也是这座城市的生存基因。作家王开描述：“一座曾号称‘煤都’，生产出共和国的第一桶石油、第一吨铝、第一炉特钢、第一台机械式挖掘机的城市，即使在世界眼中也是雄性的。”

的生产风貌与情感世界。

而浑河，是这些故事最古老的听众。它是一道沉思的白色水痕，构成了抚顺人书写乡愁的叙事主轴。

作家姜斌在《浑河夜话》中说，穿城而过的浑河“给抚顺增添了些许气势和灵动”，它是城市的“叙事者”，“沉默地见证了一切，书写抚顺，某种意义上就是解读浑河波澜不惊的水纹里藏着的密码”。作家王开在《众神的河流》中直言：“抚顺是幸运的，一条泛绿透蓝的浑河，宽阔而笃定，像历经磨难越挫越勇的武士，跳脱皮肉之痛，只剩精神在发光。”

2023年，抚顺日报社编撰的图书《浑河两岸》出版。这本书脱胎于2022年8月启动的同名大型融媒体主题采访活动。抚顺日报社社长、总编辑戴英姿、副总编辑孙晓华与记者田旭在接受采访时，都表达了一个相同的观点：浑河作为抚顺的母亲河，承载着全城人的记忆，抚顺地域的根、本、魂，人文的精、气、神，早已与这条河融为一体。

这份精神，也牵引着远行的游子。上海绍兴路有家名为Mephisto的书店。没事的时候赵松总爱来坐坐。桌上的咖啡油脂浓厚，咖啡豆来自遥远的埃塞俄比亚。赵松坦言，其实自己更想念的是家乡那一杯茶水。

1990年，赵松在抚顺参加工作。2003年11月，他离开家乡奔赴上海。

他的短篇小说集《抚顺故事集》写的是“后传说”时代的抚顺，“浑河”“北山”“耐火厂”既装着赵松的个人记忆，也盛着抚顺人的集体过往。他说：“我写的不是那个宏大的、符号化的工业抚顺，而是工业文明沉淀后，普通人身上的那种具体质地。那些坚韧、失落、那种在寻常日子里的挺立，可能才是抚顺的能量在今天的真正燃烧方式。”

赵松用“田园牧歌”来形容上世纪90年代的抚顺，工厂里的人与事给密集的炼油装置都涂上了明亮光泽。谈及此，他的脸上流露出神往。远离故乡多年，他对这座城市的想象力，在以一种方式重新生长，他将这份回忆写作的过程比作“锻造钢铁”，而锻造这钢铁的火，始终燃烧在浑河边的那座小城。

同样被乡愁牵引的，还有作家张浩。12岁时，她随母亲投奔舅舅，住进下哈达村的张家大院。大院门前的古老大道旁，章党河从古流到今，沿大路向东北，距离不远便是淹没在岁月里的萨尔浒古战场。童年的大院记忆成了她魂牵梦萦的乡愁，也是她文学创作的源头。长篇小说《无字》中，她虚构的墨荷满族家族，原型正是抚顺乡村：“到了七月，过了处暑。那时候，青麻似的榛子壳儿，沉郁的残绿里就驳杂、斑斓、沉溺着酒红。”

1985年，张浩重返抚顺二中。她感慨：“27年前，我从这条路走到火车站，坐上火车走了，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”

文字如泉水涌出，青白山水间，满是游子对故土的缱绻，也让这份乡愁成为抚顺城市精神的重要底色。

的生产风貌与情感世界。

而浑河，是这些故事最古老的听众。它是一道沉思的白色水痕，构成了抚顺人书写乡愁的叙事主轴。

作家姜斌在《浑河夜话》中说，穿城而过的浑河“给抚顺增添了些许气势和灵动”，它是城市的“叙事者”，“沉默地见证了一切，书写抚顺，某种意义上就是解读浑河波澜不惊的水纹里藏着的密码”。作家王开在《众神的河流》中直言：“抚顺是幸运的，一条泛绿透蓝的浑河，宽阔而笃定，像历经磨难越挫越勇的武士，跳脱皮肉之痛，只剩精神在发光。”

2023年，抚顺日报社编撰的图书《浑河两岸》出版。这本书脱胎于2022年8月启动的同名大型融媒体主题采访活动。抚顺日报社社长、总编辑戴英姿、副总编辑孙晓华与记者田旭在接受采访时，都表达了一个相同的观点：浑河作为抚顺的母亲河，承载着全城人的记忆，抚顺地域的根、本、魂，人文的精、气、神，早已与这条河融为一体。

这份精神，也牵引着远行的游子。上海绍兴路有家名为Mephisto的书店。没事的时候赵松总爱来坐坐。桌上的咖啡油脂浓厚，咖啡豆来自遥远的埃塞俄比亚。赵松坦言，其实自己更想念的是家乡那一杯茶水。

1990年，赵松在抚顺参加工作。2003年11月，他离开家乡奔赴上海。

他的短篇小说集《抚顺故事集》写的是“后传说”时代的抚顺，“浑河”“北山”“耐火厂”既装着赵松的个人记忆，也盛着抚顺人的集体过往。他说：“我写的不是那个宏大的、符号化的工业抚顺，而是工业文明沉淀后，普通人身上的那种具体质地。那些坚韧、失落、那种在寻常日子里的挺立，可能才是抚顺的能量在今天的真正燃烧方式。”

赵松用“田园牧歌”来形容上世纪90年代的抚顺，工厂里的人与事给密集的炼油装置都涂上了明亮光泽。谈及此，他的脸上流露出神往。远离故乡多年，他对这座城市的想象力，在以一种方式重新生长，他将这份回忆写作的过程比作“锻造钢铁”，而锻造这钢铁的火，始终燃烧在浑河边的那座小城。

同样被乡愁牵引的，还有作家张浩。12岁时，她随母亲投奔舅舅，住进下哈达村的张家大院。大院门前的古老大道旁，章党河从古流到今，沿大路向东北，距离不远便是淹没在岁月里的萨尔浒古战场。童年的大院记忆成了她魂牵梦萦的乡愁，也是她文学创作的源头。长篇小说《无字》中，她虚构的墨荷满族家族，原型正是抚顺乡村：“到了七月，过了处暑。那时候，青麻似的榛子壳儿，沉郁的残绿里就驳杂、斑斓、沉溺着酒红。”

1985年，张浩重返抚顺二中。她感慨：“27年前，我从这条路走到火车站，坐上火车走了，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”

文字如泉水涌出，青白山水间，满是游子对故土的缱绻，也让这份乡愁成为抚顺城市精神的重要底色。



►《抚顺故事集》  
赵松从自己的回忆出发，对抚顺这座饱经沧桑的东北工业老城的地理和人事，进行了细腻深情的叙述。25个与抚顺有关的短篇，展开了一个飘忽而又暗含温情、貌似追忆的想象之所。作者在虚构与非虚构间取得了巧妙平衡。他解释了身边的人们，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自己，解释着这个时代。



►《小镇流年》  
一部非虚构散文作品集，作者程远首先以回忆父亲、母亲作为开篇，接下来是童年、少年、青年与一个往日小镇的复原和呈现。作者用写实的手法将小镇中的风物、人物、逸事一一描摹出来，呈现了一个人的生命轨迹，是一部具有文本意义、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小镇青年成长励志作品。



►《众神的河流》  
辽河、浑河栖居着许多古族，他们创造了森林文化、河海文化乃至平原文化，是中华文化之根不可测其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与作者王开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，通过一次次探寻，作者从中体悟出先辈们逆境求生的奋斗精神，这样的可贵品质，小到一个个体，大到亟待振兴的辽宁，都有值得借鉴之处，这就是本书的文化价值所在。

## 红色：永不褪色的精神光谱

市的品德。”张笃德认为，抚顺与雷锋，是一场双向的美好成就，“书写雷锋，不是重复标语，而是要写出这种精神与一座工业城市实干、奉献、互助风气的天然契合——它在这里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。”

雷锋精神，早已成为这座城市可实践的、温润的民间伦理。这股红色暖流，让乌金之城的钢铁骨骼拥有了血肉的温度。抚顺本土作家对雷锋精神的书写，形成了独特的“雷锋文学”谱系。诗人刘万石在长诗《雷锋，我们需要你》中咏叹：“你让螺丝钉有了哲学的高度/你让平凡的日子/闪烁信仰的微光。”作家花千芳在创作《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》时，将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融入家国历史重述，用通俗的网络语言，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青年中引发共鸣。他坦言：

“雷锋让我明白，写作不是为孤芳自赏，而是要为普通人发声，为社会传递正能量。”

诗人李松涛这样评价抚顺的“雷锋作家群”：“他们不是简单地为雷锋立传，而是在自己的创作中践行着雷锋精神。他们的笔下有矿工、有农民、有下岗工人，他们用文字为普通人立碑。”

抚顺，是一座活态的“色彩容器”，玄黑的生存根基、青白的乡愁底色、赤红的精神光芒，共同构成完整的城市精神图谱。而作家们的书写，则是一场抵抗遗忘的温柔仪式——煤炭会燃尽，高炉会冷却，巷道会沉寂，但文字能将掌心面下的呼吸、机床旁的专注、浑河的白浪、奉献的精神，从流逝的时间里打捞出来，并赋予其永恒的形象。

“以我观物，故物皆着我之色彩”，作家们以笔

为椽，绘就了独属于抚顺的“色彩之书”。这色彩，是深埋地下、经万般挤压而越发纯粹的颜色，在至暗时刻仍能释放光明与温暖。

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，其不朽荣光未必在于天际线的攀升，而在于地表辉煌褪去后，从深处源源不断辐射的精神热量。这热量，是过往时代的余烬，更是照亮未来迷途的不灭星种。正如茅盾所言：“能把希望放在将来的人，终是有福的。”

这也是抚顺借无数作家描绘出的一本五光十色的“色彩之书”，给予世界最深沉的启示——纵使岁月淘洗，那些向下扎根的坚韧、向心凝聚的乡愁、向上生长的奉献，终将穿越时光的永恒力量。

哪怕曾于废墟中寂寞荒凉，亦有那无边平沙，向着浩瀚远方。

制图 董昌秋